

飞驰而下

◆刘照进



得知东田离世的新闻，我还沉浸在感伤中。前一晚，我二十年前读师范的老师痛失爱子，我去悼慰。老师的儿子是在救人时被电击身亡的。二百多里的盘山公路，我和妻子坐车冒雨前往，途中车子侧翻在路沟里，幸好人无事。我是几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人，倒也无惊无怪，妻子却后怕得要命。次日中午返回沿河，开完文艺座谈会，大家聚在一起吃饭，刚刚举起筷子，李进祥的短消息就来了。说收到了稿费，并告诉我于东田早上去世了。仿佛遭受电击一般，我匆忙用了筷子，跑到清静处打电话。消息得到了证实，我的心突地被什么东西掏得很空。

回家打开电脑，在班里博客上见到了东田的消息，还有一些同学悼念的短文。尽管那时博客上还没放进东田的遗照，可是那个阳光而聪慧的面孔却在我脑子里鲜活起来，还有她那爽朗而突然刹车的笑，干脆而不留尾巴的话语方式。

三月的北京还有些寒冷，当我拖着箱子走进八里庄南里27号鲁迅文学院大门时，我的心除了激动以外，还有一丝从未有过的温暖和自豪。鲁迅文学院被誉为中国作家的“黄埔军校”，作为一个基层写作者，我压根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走进这所大院。

短短的四个月，让我们收获了太多，而我觉得弥足珍贵的是友谊。师生间的友谊、同学间的友谊。有的人把友谊表达得像洪水，滔滔不尽，恣意汪洋；有的人把友谊表达得像暗流，波澜不惊，绵密细长。我属于后者。天生的胆怯和羞涩结成了一个厚实的壳子，我常常躲在里面不愿出来，也害怕出来。所以，当同学们大声叙谈高声发笑的时候，我可能躲在旁边一言不发，或者就是浅浅地笑一下。我很少发表我的观点，尽管我有时也不赞同别人的看法，更多的只是耐心地倾听。但我尊重他们，我愿意作一个认真的倾听者。我喜欢这样默默的参与方式。

与东田的交往也是如此。记得开学不久，邮箱里收到两篇小说稿子，是东田发来的，谦虚地说请提意见。“意见”我当然没当面提，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我惯守了我的方式。我打电话问她可不可以在我主编的《乌江》杂志上发一篇，她肯定地回答“可以”，并连说了几声“谢谢”。其实，“谢谢”该我说，《乌江》不过一册县级内刊，谁会在意呢？可是东田在意。至少，她于我的面子上顾虑时是很在意的。后来稿子发出来了，我让单位的别人寄稿费，我在北京垫付给她。某一天，当我将五百元稿费给她时，她立即显出小孩子似的天真，连说：“太好了，太好了！哪天我请你吃饭！”之后，又说了若干声“谢谢”。

某一日中午，我正在一楼礼堂与人打乒乓球，东田路过，停下来一本正经地说下午要请我吃饭。由于当天我有一个饭局，就推脱了。临近毕业的某一个黄昏，我和几位同学在礼堂打球，东田突然出现，邀请我们到校门口的烧烤摊子上去喝酒，由于我们正拼得兴起，都说等一会。过了一阵子，东田又大步流星地赶过来，催

我们快走，这回语气变得有些不容置疑。我们于是放下拍子，赶了过去。一溜长凳上坐了不少同学。东田不时呼唤老板添加啤酒、食物，每见从摊子边路过回寝室的其他同学，就“命令”对方坐下。大家喝酒、聊天，东田还买来几盒香烟，撕开了散发，自己也叼着一支，悠悠闲闲地抽。期间，有同学要去结账，东田就大声喝止，似男人般干脆、豪爽。随着夜色越来越深，摊子边的空酒瓶也越堆越多，同学们来来去去，像流水席。那一个晚上，东田喝了多少酒、抽了多少烟，我不知道，正如她最后付了多少账我也不知道一样。我所知道的是，那一个晚上，东田和我们大家一样的高兴。

结业时因单位有急事，我走得很匆忙，九号上午结业典礼，下午我就坐飞机到重庆，再坐夜车返回铜仁，很多同学都没有来得及见面作最后的告别。与东田也一样。但我无比留念鲁院，无比留念同学们。走出鲁院大门的时候，我努力了很久，才没让眼泪掉下来。我的伤感是从前一天晚上的结业晚宴开始的。我喝了很多酒，坐在饭厅的地毯上，看同学们唱歌、跳舞，心里老是想哭。安昌河在我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后来他说我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儿。是的，要离开大家了，我真的感到了会被什么遗弃，从此不再回来。大巴车载我们回学校的时候，我突然大胆起来，扯着嗓子在车上唱歌，我唱的是一首土家民歌，《小妹妹来看我》，“小妹妹来看我，千万莫要走小路，小路上的石头多，看(担心的意思)咯着小妹的脚；小妹妹来看我，千万莫要走水路，水路上的风浪多，看打湿妹妹的脚……”我嗓音沙哑，不管不顾，普通话夹杂着方言。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离别的情绪影响，还是大西南这种特有的民间韵味感染，整车的人也跟着我哼唱，反反复复，一路穿过北京夜晚霓虹闪烁的街道，一直到安静的学校院子。同学们意犹未尽，聚在一楼大厅打球唱歌，团在校门口小吃摊上喝酒聊天，有人哼着哼着忘了词，从外面折回院内向我询问，吃着喝着，唱着笑着，来来去去，进进出出，直至深夜。次日，宁肯在结业典礼上发言时说起昨夜的情形，“走着走着天就亮了。”他就住在附近，夜摊什么时候散场，他就走着回了家。

数日后，我突然在自己的博客上发现东田的留言：“照进兄，祝好！东田”，时间是7月15日20点59分。我的博客是一位文友不久前给我建立的，可惜那时我还不知道如何在博客上留言，也就没有回复。可是心里依旧暖暖的，感到了从遥远上海传递过来的温暖问候。离开单位四个月，有许多事务需要立即处理。我想，等我忙完后，再一一地给同学和老师发信息、打电话。我想，那时他们依然能够原谅我这迟来的祝福和问候的。可是没想到东田却提前离开，没有等到那一天……现在想来，真是后悔。

东田是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教师，才华横溢，阳光大气，她不仅小说写得好，戏剧也导演得精彩，按照我们俗常的说法是“前途无量”。这一点我无比坚信，“鲁十三”大都身怀大才，如我般凑数者寥寥，结业后短短数年，不少人便繁花硕果，声名远播。结业前夕，班里几位同学宁肯、沈念、曾剑、许冬林等组织排练话剧《雷雨》，东田就是总导演。演出当天她坐镇指挥，潇洒风流，让大家在教学楼五楼简易的临时舞台享受到一场艺术的盛宴。

听说东田离去的那天晚上，她和父母亲都在家。不知什么原因，她走到窗边，从二十多层的高楼一跃而下。她是带着决绝离去的，年迈的父母就在眼前，她却拒绝擦拭他们的眼泪。上海的夜晚灿若星河，一颗流星就这样悄悄地划过。

一年后，我女儿生病在成都治疗，她的父母托班主任陈涛老师给我转了八千元钱，我几次三番推脱不了，收下了三千元，余下的退了回去。我给老人打电话致谢，那边传来微弱的声音，叫人不忍。

十多年过去了，我始终会想起东田，想起她那未曾谋面的父母。2016年我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治疗喉咙，想起东田曾经也在这个城市，我就去了静安区华山路630号上海戏剧学院，我在校门口静静待了十几分钟，看着进进出出的师生，想象中那某一个身影，就是东田。

古村 那几幢不语的木房
 支撑着人间烟火气
 神龛上生得旺旺的
 山路用九曲回肠迎接客人
 就连明明灭灭的星辰
 也会化作露水
 降落在人间的青菜叶上

这被神仙遗落的山寨
 守着一方水土
 把纯朴滋养成古树
 并结出一树的鸟鸣
 不小心洒向人间

窗棂后面的目光
 是月亮雕出来的纯情
 几把喇叭种植的乡音
 把母亲的温情铺向山外
 苗庄成游子归家的思念

古老的村庄
 活成了人间神仙
 血脉，流淌成水井
 青筋突出成棵棵古树
 脉搏跳动的声音
 落在五谷杂粮的石臼里
 冲成细碎的麦面
 喂养代代相传的祖训

清泉石上流
 也在人们干净的心上流淌
 所以，尝一口
 才会沁入心脾
 葫芦里不卖什么玄虚
 掏心窝后盛开的水花
 换你幸福的尖叫
 轻轻松松赚一瓢人间笑靥

我相信你会相信
 人间有最美的邂逅
 好家风从根上渗透
 在天麻的传奇中
 长成参天古树

在涣河村疯长的人间烟火

◆王乔

这乌江河边的小村
 用号子一年又一年浇灌
 山里那些纯朴
 把浪花附在枯枝上
 发出无数新芽
 横枝为天
 竖干为人
 一起扎根在石沓罅里

有无数的哭嫁歌作妆
 梳理着有列星辰
 那颗流星
 一定是古村嫁出的女儿
 古树用手心捧上了天

古道 你没来，西风先来
 石板路真够古板
 弯过来，绕过去
 那点带有无尽思念的花花肠
 被5G信号搜到

石板铺成的路边
 长出十二朵金银花
 无数缕风拥着无数缕雨
 把洒在青石路上的记忆
 读了一遍又一遍

梅雨季节穿过来的香
 沿着石板，直达山外的热闹
 搅得四季水土不服

草木灰积淀的米豆腐
 可以打通祖辈闭塞的心结

米花 古井的水
 随着荷花开放时节
 经常冒出一串串彩虹
 挂在风吹过的屋顶
 让烟圈听到了无数风声

老风扇下的油锅里
 是奶奶最丰盛的家底
 米粒把保留到最后的热情
 开出一朵朵油炸的荷花

云朵 晚风，炊烟与云朵
 它们惺惺相惜
 要把古村的旧样
 重新塑型
 并植入了新的云朵

那些娇羞的绿叶
 纷纷退下，让光秃秃的树枝
 在多情的秋天里
 独自撑着大片蓝天

多年寄出的书信
 此刻在天空展开
 像母亲温暖的手
 在夜色深处、在梦转弯处
 抚摸着五谷杂粮
 长出温柔而慈祥的皱纹

冬日吟

◆张剑波

浓雾 你是安静的，却是躁动不安的
 你一团团地涌来，像居心叵测的巫师
 为什么不下雪或者硬性地挤出几滴雨水
 霜冻也好，凝冻也好，有清晰的轮廓可辨
 或喜或哀乐

一切都像修饰过的假象
 栾树是枯寂的，它心安理得地有种玄寂之美
 我怎能确认你不是撒了谎
 像一个窃贼
 窃取了大雪的王冠
 你朝我涌来
 裹着冰冷的白色颗粒
 像剧场即将开启的帷幕
 那只栖身树枝的鸟，穿过浓雾
 成了隐喻
 像巫师，在大地上呐喊

腊梅 没了大雪的陪伴
 你还是没由来地盛开，表情是复杂的
 也是寂寞的
 少了雪泥鸿爪般生动的容颜
 像愁容满面的银杏，掉光了头发
 流落风尘
 你瞧瞧毛竹，它就不同了
 特立独行与万物共生
 不倚靠任何虚拟的背景

梧桐 荣耀早已不复存在，被街衢的桂树
 它的小蛮腰所取代
 你飘落成堆的落叶闯入洁净的人行道
 像你鄙夷的面孔
 不在乎被碾成齑粉
 凤栖梧桐那是远古的神话
 像《诗经》中蒹葭
 神性是气球，被鼓吹出来的
 像虚构的小说
 有什么好说的呢？
 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坐标

黄葛树 认识你的人不多，聊胜于无
 你说，规矩是人定的 与你无关
 宽大的树叶成为你的裙裾
 四季如常
 你的前身一定与贵妃有关
 何以如此高贵
 鄙夷一切流言蜚语

初雪 雨下了，凝冻也来了
 有些玄乎，那是在纸上画饼充饥的想象
 为什么不肯屈尊降贵，
 只小心翼翼地洒下几粒

山魈酒馆

这个时节是最该去喝一杯的
 倘若愿意
 红泥火炉，桌上有茶汤
 架子上有烧烤
 把米沃什词典再读一遍
 把宋词再吟诵一次
 管他的呢
 喧嚣从来属于自负，自我炫耀的人
 统统让他见鬼去
 太阳西沉，把最后的绚烂留在了山坳
 这群山之中的世界，只有树木的剪影
 这辰河，西去百里到了锦江
 屋子的酒气熏天
 漂浮成沉默的鸟巢

麻雀

一会儿飞一会儿停
 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
 胸膛太过狭小，只装下这咫尺的天地
 樊笼是沉默的草地
 忽然想到鸿雁，天空中俯冲的鹰隼
 逆流而上的鱼群
 铸成的铜像早已失去了锃亮的光泽

小巷

都坍塌了，谁在风中摇曳
 庙宇没了人影
 到处都是草木葳蕤
 小巷是寂寞的
 像一个人的影子
 刚从晨雾中醒来，又沿着山径向外延伸
 山上下雪了，有谁要去爬山
 这簸箕大的天，被群山簇拥
 山谷在沉睡，枝丫也秃了
 抬头这一瞬
 野鸽绕树几匝
 又落下去
 芭蕉叶黄，细雨在下

蜀行偶拾

◆杨旭

姨弟一早起来去帮本队的一家帮忙去了。二妹说帮忙是帮自己，自己当年修房造屋时就全靠村寨上人相帮。

四川农村那时修房子不像贵州乡下，是把周围墙身砌好，把水泥预制板一块块抬来铺上，而贵州乡下建房则是在四周墙顶上浇一铺整块的混凝土。主人家看着帮忙的人那么累，于是把好吃的东西全都摆上桌。山城啤酒几大箱，让你喝过瘾。每天四餐，帮忙的人早上起来，就要吃早餐，因为休息了一夜，体能消耗时间太长，需要补充足够的能量，才能供应干重活之需。

二妹家住红石村，这是四川宜宾市翠屏区宋家乡一个最边远的小山村，全村四个生产队。他们这一队名老娃窝，位处长宁、江安、叙溪三县交界，四周座落着牟坪镇、梅白乡、宋家乡、马家乡四个乡，距离都不远，赶车只需3元钱车费。姨弟说，老娃窝是一个扑朔迷离之地，方圆五里到处是山包，陌生人走来走去都走不出五里范围。山上树木葱茏，主要树种是垮皮树和楠竹。垮皮树是一种长得又高又粗的阔叶树，枝丫繁茂叶面宽大。树皮起先是灰色，随着春夏时令交替，到了秋天会一块块掉下来，整个树杆慢慢就成了雪白的颜色。第二年依旧重复着前一年的生长情况，五六年就长成了大树。楠竹一大片一大片，风一吹，就形成了大海上雄伟的绿色浪涛，像井冈翠竹一样，上至山顶，下到沟脚，全都是一片翠绿，形成了著名的宜宾竹海，吸引了许多中外游客。不同的是楠竹出奇的大，生出来的竹笋底部就有三寸的角心(直径)，一层一层笋壳在春风的护理下脱下来，竹梢已经伸向了云端，可能是怕犯了天公的教条，在顶端就自觉地低下了头。长大的竹子外围角心五寸，可中间只有一寸直径的空心，一棵竹子重达二三十斤，到了十月份，人们便把垮皮树和楠竹成批砍下来，装上车运到宜宾的长江纸厂，人们靠着几大坡商品经济林，还挣了不少钱。

早餐后，妻子说她屋里的卫生纸用完了，二妹说

她的厨房电灯的开关烂了，正好我也想去玩玩，就自告奋勇承担了到商店去的任务。

从二妹家到商店有五六里路，步行要半个小时。商店设在车坪镇去的公路边，名红土地。顾名思义，就是这一带地方的泥土、石头都是红色。所谓红石村也因此而得名。其实红土地这个地方，还有另一层意思，也就是在这儿有一土地庙，塑着土地公婆的尊身。姨弟的诠释最为恰当，红土地即红色的土地上有土地菩萨的尊身。

天气出奇的热，室内气温高达32度，我穿件背心和西装短裤就出发了。由于十多天没下雨，路上红色的泥尘松松软软，堆积太厚，走在上面还真有点软绵绵的感觉。虽然时间才早上九点过，可头上的太阳简直是个火球，走了不多远，全身都流汗了。路上碰上几个陌生的当地人，他们都帮我看上一两眼，因为我毕竟是个外地人。
 红土地上的商店开得特大，说是商店，其实还小瞧了人家，应该叫商场：整一排店面共四间，里面摆满农村人的日常生活用品，要买啥就有啥。还有一间空屋里面有一排高架凳子，上面摆着才划开边口的猪肉。空隙间放着几张八仙桌，桌子上杯盏亮洁，人们围坐在四周，天南海北地侃着，不时举杯呷口浓茶或土酒。老板娘是一个既高又胖的女人，脸上带着花一样的笑容。

“小兄弟，你买啥子东西哟？”老板娘用一口纯正的四川口音问我。

“我买的有点多，卫生纸、电灯开关、香烟、笔记本、圆珠笔，还要喝两盅泸州土酒。”老板娘微笑着帮我要的东西一一拿了出来。我付了钱刚出店门，才发现刚才那么强的太阳光不见了。抬头看天，天像锅底一样黑，太阳只露出一圈红色的光晕，地上越来越黑。天上的太阳变成了弯弯的镰刀，镰刀越来越小，最后纯粹不见了。地上已经漆黑，走路也看不清了。咳！见鬼了？天刚亮怎么就黑了？一会儿，太阳又从黑暗中现了出来，先是一弯丝线，慢慢变成镰刀，最后又圆了，我又继续走我的路。回到家里，二妹的娘(奶奶，此地人称奶奶为娘)说：“小伙子，你刚才看见日蚀没有？那是百年难遇的自然奇观的！”哦，是日蚀，我先前只在小学课本上学到过日蚀，刚才我还以为是耍下暴雨呢！

月球、太阳和地球三个星球运动到同一条线上，月球挡住太阳射向地球的光，月球身后的黑影对到地球上漆黑一片，这就叫日蚀。

因为不争

◆蒲秀彪

绿皮火车年代
 因为不争排队
 有一次，险些没上得了火车

合伙吃饭的日子
 因为不争食物
 很多次，吃的是剩菜残汤

开车在路上行走
 因为不争道路
 很多次，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因为不争，我放弃执念
 独自走在路上，花自开，水自流
 抬头看见天，低头看见地

马年春联

◆蒋先义

小龙卸任潜去，过年
 喜庆团圆，惠民福祿康健；
 骏马领命奔来，春节
 恭祝发财，强国振兴祥和。